

卷十九

書名 文選三十卷 朝鮮刊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8
 編號 D7811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文選三十卷 朝鮮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京都上

班孟堅西都賦一首

賦甲

東都賦一首

張平子西京賦一首

兩都賦序

班孟堅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君德帝不都長安固作兩都賦以諷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不定之辭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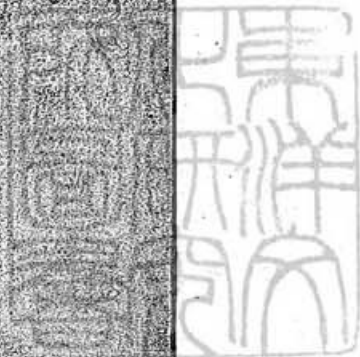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85 成

0 1 2 3 4 5 6 7 8 9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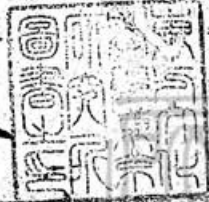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長



文選卷第十九

表十九首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亮出師表

曹植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祜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表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
守塚人表

庾亮讓中書令表

桓温薦譙元彦表

殷仲文自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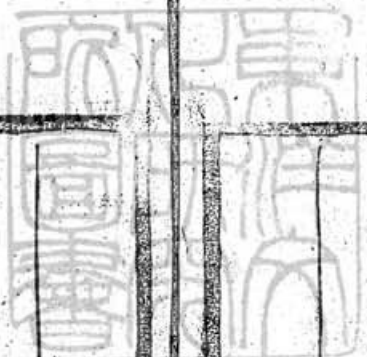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彦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為蕭楊州薦士表



為褚諮議羨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薦禰衡表一首

孔文舉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後為曹操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禪乂鏡曰洪大俾使乂治也堯遭大水橫

流天下思使治者而定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向

衆官舉禹治之而定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向

旁非一方也招引賢能俊異之言於昔世宗繼統將向

四方招引賢能俊異之言於祖業曷昭載羣士響臻濟曰世宗武帝廟

府

陛下睿聖慕承基緒良曰陛下默帝也睿亦
 聖德承聖也慕繼緒業也言以遭遇厄運勞謙曰方卓破洛陽遷帝
 長安也日仄日厥也言勤勞惟岳降神異人
 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也惟岳降神異人謂補衡也竊見
 閒出言山岳降靈間生異人謂補衡也竊見
 處士平原彌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
 英才卓犖力角反向曰處士不從官者也淑
 善亮明英美也卓犖高絕貞言善
 質正美明才初涉藝文升堂觀奧濟曰涉歷
 高絕於人道藝文章則見道藝之深目所一見輒誦
 與言初學則見道藝之深目所一見輒誦
 於口耳所輒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名者
 神良日稟性淳和與天道合私羊潛計案世

正

默識以衡准之誠不足怪日桑弘羊能以
 嘗從武帝幸何東亡書三篋安世乃閻記後
 得所亡書校之一無遺失潛深默閻也言此
 二人雖聰俊比之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
 於衡彼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
 善驚疾惡善驚疾惡
 其絮白見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任座抗行
 間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任座抗行
 文魚厲節殆無以過也抗舉高舉行執直求
 高也殆幾也言此二人無道不改高直之節厲
 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良
 言立衡於朝忠正飛辯騁辭溢氣空蒲涌
 廉能有可觀鶚也言辯論之辭溢滿之
 疑釋結臨敵有餘鶚也言辯論之辭溢滿之

宗

氣如全氣也至於判疑解首賈誼求試屬國
屈臨於所敵必縛有餘

詭係單于屬國之官請設奇計以係單于之
頭單于終軍欲以長纒牽致勁越南越和親

越王致之闕下勁疆也弱冠慷慨前世羨之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

為比濟曰弱冠二十以上也慷慨壯節也美
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

其才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
土增四門之穆穆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

山

之門也善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
居必畜非常之寶者衡等筆不可多得

廣樂帝室皇居謂天子有觀也畜養也可
謂國寶不可多得言才少有異觀

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向曰滋楚陽阿皆曲
人所主技樂之飛兔騾鳥名曰滋楚陽阿皆曲

之所急也樂伯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
求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

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良曰區區猶勤
衣短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効試願令

衡以短衣引見而問之林行庶可觀采也

必無可觀來臣等受面欺之罪日敢誑也

出師表一首

諸葛孔明

銑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

先主遂請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

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向日

謂備也劉劉也崩殂死也分兵魏蜀益州也

言傾迫者存亡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

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

下也濟曰憐情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亡

追先帝顧遇欲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

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

塞忠諫之路也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脆也誠

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

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

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翰曰宮

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也臧否善惡也

春

洞

禪

不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銑曰郭
均禕皆蜀之侍中董允蜀之黃門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
先帝簡拔以遺陛下也向曰良善也實不虛傳
也純美也與也言攸之
等先帝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於廣益
濟曰咨謀裨益也備猶缺也言宮中
中之事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缺也將軍向
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中丞愚為營中之
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
良曰向寵蜀將也淑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
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嘗經試用眾

寺

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事必能親賢臣遠
使士卒和美疆弱得其所宜也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
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
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翰曰續壞也桓
靈漢二帝用
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
也銑曰侍中尚書諸陳襄長史參軍謂蔣
也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
不能明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

什

以當世之事向日布衣庶人服也南陽郡名
 眾人在屈其身三度顧野我於盧由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
 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二年矣濟
 感三顧之恩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
 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公敗先主也亮時使
 吳請周瑜等救之敗曹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崩寄臣以大事也良日寄委託也受命以來
 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早翰曰受命謂顧詔之命夙
 不生草木出時南中諸郡皆叛亮親率眾渡

物

阿

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
 職分也銑曰諸侯三軍也中原謂魏也竭盡
 曹丕也備中山王後故云與復漢室也舊都
 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也相則謀存社稷事
 則開拓境土而亮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兼之故云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則依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
 依之禱允等之咎以彰其慢向日言事得宜
 我興功如無功則理我之罪以告先帝若依

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陛下亦宜自謀以咨
以彰其慢，使眾知之。陛下亦宜自謀以咨
言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咨事日諫
察規也。言當謀咨政事，現臣不勝受恩感當
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臣不勝受恩感當
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日言不勝受恩
當遠別悲傷失。重內感於懷，今
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一首

曹子建

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
施，上疏求自以已為君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家日忠於國，孝於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與
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
用之臣。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也。

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
者，畢命之臣也。齊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
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以能

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故君無虛授，臣無
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

殮，所由作也。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
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

素殮乎此詩昔二虜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
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翰曰：二虜

王季之親，俱封於魏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
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
讓者，亦以有功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

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

厚幸矣銑曰三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升平太平也潛隱也言已無功於時陰蒙

恩澤可謂幸甚矣而竊位東蕃爵在上列身被輕煖

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

之所致也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郵城王在國東蕃輕煖謂衣服

鮮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者祿厚故也退念古

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

惠入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

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

俯愧未紱濟國也挂懸也詩云惟鷄在梁不濟國也

濡其翼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朝而空衣彼冕恐懸此譏是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

也統理晏安也言天下一統九州晏如今魏朝以慙也顧西尚有違命之

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

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翰曰

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胃謀臣不故啓滅有暇安枕帝混大也大和則大同也

扈戶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名也夏王

也言二王皆代叛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

也言二王皆代叛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

年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向曰言武帝文帝

也言二王皆代叛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

能平吳蜀成祖父之業故簡賢授能以方叔

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任鎮蕃服爪牙之臣皆知方表之賢然而

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

射之術或未盡也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

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昔耿弇不俟光武

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武臣也侯待

也身為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

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

故車右伏劍於鳴鼓雍門刎首於齊境者此

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至而陵君

也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然車之左轂鳴車右

寇至齊境雍門倚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

何也對曰若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車右

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

勿割出慢主謂較鳴陵君謂越兵退夫君之

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

以功報主也身謂見危致命以靜暴亂音實

誼弱寇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終軍以妙年使我欲得長纓纓其年羈致北

闕越南越也言羈繞之使至北闕稱臣於漢

此二臣者豈好為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

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良日謂軍也夸大

也此豈好大言於主而曜於俗昔漢武為霍

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霍未

病漢將也治第也第宅也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

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

遑味者以二方未剋為念銑日捐并軀身喪

蜀未剋也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

有聞矣向日先帝謂武帝也武帝將也宿兵

也言將士雖死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季由習

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

報所受之恩名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

刀之用使得西蜀大將軍當一校之隊維世日

不之賢不日言耳效也毛髮喻小也所受

之恩謂爵祿也謂蜀也夫將軍謂曹真也校偏師也謀不

天將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良日東謂

馬曹休也統理也偏舟亦必乘危蹈險騁舟

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誠亮

庶將虜其雄率戮其醜類翰日危險謂吳蜀

也醜斷耳也虜獲也必效項更之捷以滅終

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

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銑曰效致也須史少

食祿之愧言我以魁勝之功威虛祿之愧謂虛

書史筆為朝廷所榮雖身遭吳蜀所分斬亦

猶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

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

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圜牢之養

物非臣之既志也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謂

人而已無餘志度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

益於時亦利異為牢圜以養畜也如此非我

之本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血疏傳血縮也

東軍謂代吳之軍失守備也時輟食弃餐奮

嘗休為陸議所敗故云此也

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

玄塞輸曰先武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

朱崖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

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

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銑曰言已見

要然兵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志欲自效

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

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向日一朝不

國曰徇言觀史書見古忠義之急也身雖屠列

秋攘袂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良曰

也奮袂舉袖也攘袂褻襟也撫技臣昔從先

也技劍東顧馳吳會思報怨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績垂於竹帛未嘗不撫

心而歎息也濟曰屠裂謂割斬也景大也古

士身雖為敵國割斬而與之同無推也記史典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無推也名古義

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

秦魯以成其功左曰秦晉孟明氏為晉所敗

是孤罪也復使為政卒敗晉也魯將曹沫與

齊戰三敗魯懼割遂邑之地以和後齊桓與

魯會于柯桓公登壇沫執七手劫桓公曰

之桓公乃盡絕縵盜馬之臣赦而趙趙以濟

其美陶曰趙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

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備力戰斬首以退問

見乃絕縵者穆公矢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

飲而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

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鬪遂剋晉及獲

也直時遭譖敗為侯故有見引也臣竊感

先帝早崩威王奔世銑曰牛帝武帝也氣王

也臣獨何人以堪長父常恐先朝露填溝壑

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向日朝露喻不可久

而死填於溝坑無臣聞騏驥長鳴伯樂胎其

能濟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適遇

號韓國知其才韓曰盧黑也謂黑狗也齊人

而國知是效之齊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

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見翰曰狡兔呈

非之免捷疾噬交也言狡兔之疾虛狗能搏而交之今臣志狗馬之微

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

而竊自痛者也銑曰惟思也於臣猶歎息也

以數息而已舉用是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

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向曰博藝也企竦

已識藝之道知樂之音明昔毛遂趙之陪隸猶

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客將求救於楚毛

遂請備貨而行平原曰夫賢士處世當類行

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行備

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良曰魏魏盛危衞其

能女自達其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日

容皆可醜也必忌有恥辱故有進者而臣敢陳聞於

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銑

分形同氣謂與文帝真以塵霧之微補益山

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向曰言已如塵霧之

日月喻國也願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濟曰冒

謂自媒術也笑謂笑其所謂也伏惟陛下少

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一首銑曰揖以文帝不聽入朝故上表求

存問親戚也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翰曰大哉數美夫天德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天德克能俊深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向曰化謂和穆親族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

刑于寡妻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是

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濟曰雍和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

美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

王室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

藩屏之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盟會別其火

位皆以同姓居先異誠骨肉之恩奕而不離

銑曰骨肉謂兄弟也奕差也親親之義寔在

言雖有差別不至離隔也

敦固之義寔在厚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

遺其親者也齊曰言義士不後君主仁者不
也者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

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良曰帝唐堯也欽

上稱翼恭敬息惠恩也皇后敬也謂聰明之德
稱翼恭敬息惠恩也皇后敬也謂聰明之德

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吊

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言我願也居宿衛則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

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

如曰可謂已謂以己身度人言至於臣者人道

類備人事欲人倫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

不許朝拜也氣類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

吉凶之問寒慶吊之禮廢是紀之違甚於路

人隔阂之異殊於胡越清曰婚媾婚姻也恩

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

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良曰春見曰朝

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言

我神明也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齊曰言此實

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

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銑曰推思也成

謂具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以斂骨肉

之歡息全怡怡之篤義向日怡怡兄弟妃妾

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於百司濟日膏脂也沐甘漿之屬貴宗謂外

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

世矣良日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臣伏

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

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日

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若得辭遠游戴

武弁銑日離辭國遠游謂出解朱組佩青紱

向日組紱皆綬也言解諸駟馬奉車趣得

彌濟日駟馬謂都尉也率車掌御之官安宅

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鞶韞承答聖

問拾遺左右良日珥紳也紳筆謂侍中職

拾其遺闕於君之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難於夢想者也遠慕庶鳴君臣之宴中詠崇

棟匪他之誠翰日德鴻詩篇名美君臣喜宴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羨我罔極之哀銑

代木詩篇名宴朋友故舊也詩曰每四節

襲者義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銑曰推思也成

謂具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思澤也以斂骨肉

之歡息全怡怡之篤義和樂兒篤厚也妃妾

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於百司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貴宗謂外

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

世矣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臣伏

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

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

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若得辭遠游戴

武弁銑曰辭辭國遠游謂出解朱組佩青紱

向日組紱皆綬也言解諸駙馬奉車趨得

京筆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鞶韞承答聖

問拾遺左右良曰珥珥也珥筆謂侍中職

難於夢想者也遠燕庶鳴君臣之宴中詠崇

棟匪他之誠翰曰唐詩篇名美君臣喜宴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羨我罔極之哀銑曰

代木詩篇名宴朋友故舊也詩曰蒙每四節

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

談與所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

心臨觴而歎息也翰曰僕隸下士言所對非

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

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

徒虛語爾齊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

把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

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今非熱誠過

之傾葉太陽雖不為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良

為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也臣竊自比葵

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

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翰曰三星

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銑曰

不通也獨唱也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

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向曰慘毒

鬼惠言物不蒙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

棄予之歎齊曰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說

安將棄汝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良曰伊尹

自云我不能使其君如堯孟子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也翰曰言堯有聖德能

盡忠以事於堯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

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

之德者銑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舜也緝

然欲其光大故時知之美雍和也緝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

立企仰之心敢復陳聞者向曰悽悽也獨守也

也悽悽也獨守也天聰而垂神聽也濟曰自上而下與陛下黨

讓開府表一首羊叔子

良曰減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大

山入也。能屬文。為中書郎。及晉受魏

臣祐言臣昨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

孤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

此謂爵祿厚也常以智力不

可疆進恩寵不可久課夙夜戰慄以榮為憂

銑曰言智少力弱雖被榮寵早夜臣聞古人

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

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

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向曰祐同產妹配

言因外戚運會而蒙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

尊寵非有才德也

猥超然降我中之詔加非次之榮清曰：猥，起也。

過之也。息中詔謂授職同三司詔也。非次謂不依班次。臣有何功可以堪

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

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之敝廬豈可得哉良

誤謂誤累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違命誠忤

天威曲從即復若此開府也。即復若此謂受

敗蓋聞古人申於見知。銑曰：古人不申於知。大

臣之節不可則止向曰：大臣以道臣雖輕小

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

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隱濟曰：緣，因也。

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化。然臣等

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

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版築之下有隱才

庸鈞之閒良曰：版築傳說也。庸鈞太公也。言

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

所失豈不大哉翰曰：雖朝議用我以為得人

遺才德於卑賤。且臣不竊雖久未若今日無

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銑曰：兼文武

歲同也。儀同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臣既見雖狹據今光

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向曰：秉執

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濟曰言

和而貞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

良曰正色也皆伏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

之寵不異寒賤之家翰曰服事謂衣冠以事

相外謂將不異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

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

奇佳之志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

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為進也今道

路未清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

前恩謂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不爾留連

必於外虞有闕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

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

志不可而奪良曰觸聖情冒上之顏也匹夫

陳情表一首

李令伯

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捷為武陽

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

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

平後晉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

郡縣逼道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

誠歎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

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

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

至于成立銑曰險難難禍罪也閔憂也憂

母不得守節慙痛也背死也奪志謂舅嫁其

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

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向曰衰微祿福

小功之親彊也熒熒孑立形影相吊濟曰熒單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

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

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以臣供養無主辭

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

為馬儀以徵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敢上

報良曰聖朝謂晉朝也達察並刺史字也無

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猥頓也徵賤自

謙也隕落也言自斷臣具以表聞辭不就

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

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

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

為狼狽音貝翰曰前除洗馬時以有表辭達

也進謂欲去退謂欲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

今臣亡國賤侍至微至陋銑曰鶴朝謂蜀朝也郎署謂尚書郎

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過蒙

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為晉滅故云此

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向曰拔擢謂郎中洗馬也優饒渥厚也盤桓不

進息有所希望言但為侍養非敢望高官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濟曰危易落淺易拔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

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

終養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臣之幸

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

天后主實所共鑒銑曰二州謂梁州益州也

知我辛苦天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

劉僥倖保卒餘年向曰庶真保卒終也真

也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濟曰魏武子有疾命

子願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願乃從

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願見老人結草

以抗杜回躡躡為願所獲中夜夢結草

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陸士衡

良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

陪臣陸機言臣銑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

今故今故本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賈板

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

所裁翰曰會太守下丞賈持也板冊文假臣言假借不久也祗竦懼懼免制裁也

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

丘園耿介之秀銑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先

德清潔獨居立國不仕之人也皇澤廣被

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造八朝九載歷

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官向曰萃聚也言

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揚駿祭酒太子

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

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遜同列施重山岳義足

灰沒濟曰冕冠也軒車也齒列也貴游謂與

顧自省遠於同列蒙恩施之重遭國顛沛無

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

若厲良曰遭國頭沛謂趙王倫篡位遷帝金

宥何顏謂自慙也頓而橫為故齊王問九所

見枉陷臣與眾人共作禪文翰曰枉曲誣

之禪文幽執固園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

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欺天乃與弟雲及散

騎侍郎索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

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

言此六人初皆同坐共陰蒙避迴崎嶇自列

思所以獲免之計也陰蒙避迴崎嶇自列

片言隻字不關其閒事蹤筆跡皆可推校

陰蒙避迴諫發妹喪不預倫事崎嶇傾側也

自列謂自分靈也片言隻字皆不關趙王倫

也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

委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良曰翻反藁爾小兒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

枉橫實可悲痛也逼迫天威言逼天威之恣

罪也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為劫束也結

舌言不敢語莫大之覺日經聖聽肝血之誠

終不一聞所以臨難忼慨而不能不恨恨者

唯此而已銑日覺罪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

也肝血謂赤心誠實也忼慨失志重蒙陛下

也恨恨悲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

憶涕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向日宥寬也

收其死也蒙天子寬迴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

戶懷金拖我紫退就散輩濟日散輩謂不除

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踟局天躋亦精地晏無所

容良曰震悼驚也得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於天地若無功

也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

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

察苛削丹書得夷平民翰曰日月喻君也播

言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凡民也則塵

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銑曰

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枉猥辱大命顯授

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

復與翔鴻撫翼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內史

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齊

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

使張羽拜安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後

罪逃走後與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

飾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

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

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良曰若濁也

得言我舍此汚濁豈能辱竊此位也喜謂喜

者便時之法據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

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

心也。輦天子車。載舟。營迴。惶也。

勸進表一首

劉越石

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匹碑在冀州。此表勸睿為天子，是為元帝。現作此表，無所點寫，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徵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禪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

向日蒸衆，樹立對配。越，揚也。司，主牧養也。言衆人須立君長配揚天地，以主養之。聖帝

明王鑒其苦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

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

則宗哲纂其祀。濟曰：饗，獻也。天地神明依人而行，故聖人屈身以奉祭祀。

難也。難也。替廢也。言社稷也。難郊廟禮廢，所當取親戚藩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也。

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代。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伏惟高祖宣

皇帝肇基景命

言使宗子繼者將以大振遠

風堅固萬代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以世

祖武皇帝遂造區夏

三葉重光四聖繼軌

三葉謂宣景文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惠澤

侔於有虞上年過於周氏

銑曰侔齊也周公

之自元康已來禍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

昏趙王倫作亂氣惡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

等昏亂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

綴流天子崩日登遐醜惡裔遠也謂懷帝死

下垂危言國家似之賴先后之德宗廟之

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良曰賴蒙也先后謂

王也洛陽破後秦王即位長安誕授欽明服

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

鷹聰哲王質幼童金聲夙振

大翰曰誕大也言

而聰睿幼少夙早也詩云冢宰攝其綱百

金王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

望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

中興懷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不意也荐

重臻至也言大災重國未忘難寇害尋與逆

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肆縱

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廷日良

仍因也言現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知開

帝沒也言現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知開

蒙塵平神器流離再辱荒逆

也再辱謂懷帝先沒閔帝

又沒也荒逆謂劉曜也

臣每覽史籍觀之

前戴厄運之極古今未有

銑曰困厄之苟在

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

哭及有日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巳

況臣等

荷寵三世位夙濟固為者職鼎司三公也謂

司也承問震違精爽飛越

承問謂聞破亡人也

且悲且惋五情無主

亡謂謂王

與哀朔垂上下泣血

銑曰朔垂

臣瓌臣

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

相濟向曰否塞泰通言物不可久居塞也天命

未改歷數有歸濟曰言歷數未或多難以固

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

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

主諸侯之盟良曰初齊公無知伐亂殺襄

後雍廩殺無知莒人奉小白歸國是為桓公

疆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

襄楚莊公也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諧公

以文公也言此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

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

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翰曰陛下謂元帝也

兩儀天地也言道德通神明舉動合天地能

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銑曰紹繼也聖人

繼此千載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

讖垂典自京畿殞喪九服崩離向曰謂江左

讖文應之幾謂王畿千里九服侯甸采衛天

下昭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

離犬戎蔑以過之濟曰豈然憂傷也夏太康

離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遘遇離羅也陛下

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良

元帝本恭王長子居琅邪時加撫揚州諸軍

刑德以安藩服叛亂也抗明威以攝不類

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

風既暢則遐方企踵謂異國也大順謂順天

人也純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純厚之化

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銑曰揆度也四

穆和悅也言度百事有次序於上使四方和悅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

以為美談殺向曰少康夏后相之父為寒浞所

夏訓夏書也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
美其成功談說也
賢用能周室中興故詩人誄之
況茂敷格于

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良曰勳功格至也蒼生
顯然莫不欣戴清輝謂天子之化

為臣妾者哉銑曰聲譽教化所加且宣皇之
胤唯帝之曾孫億兆攸歸曾無與

二濟曰攸所也言萬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陛下而誰良曰祿福是以邇無異

言遠無異望翰曰無異望謂謳歌者無不吟
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銑曰微美猷

道聖德其美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
華夏遠裔皆與天地信合一角之獸連理之

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濟曰一角獸謂麒麟
同辭者動以萬計良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

進之人諸侯同為勸是以臣等考天地之心因
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翰曰考度也函夏

天子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
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銑曰舜禹

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顧
狹小之行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

齊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顧
狹小之行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

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良曰黔首百上

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

則所謂生繁華於枯羨育豐肌於朽骨神人

獲安無不幸甚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

之顧下赴天下傾首之望羨者揚之秀萬人

得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

廟也獲臣現臣殫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

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

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

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濟曰曠空殆危也浹及

時鐘當也季末也九者陽數之狹寇窺窬伺

國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

恤哉良曰狡寇謂劉聰劉曜也窺窬欲伺侯

家瑕隙而平人動散無陛下雖欲逡巡其若

所託伺可闕而不矜恤宗廟何其若百姓何翰曰遂昔惠公虜秦

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

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

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銜曰晉與秦戰秦

呂甥謀立孺子諸侯聞之曰喪君有君羣臣

輯和甲兵益冬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駭驚也

圍孺子名闔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元龜也向日

元龜也龜可卜知吉凶但龜不陛下明並

忘前晉侯之事亦可為今之大龜

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曾懷齊曰幽

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曾臆不假臣等不勝大馬憂國之情燭照

觀人神開泰之路良曰運父也是以陳其乃

誠布之執事翰曰乃誠勸進之左右臣等各忝守

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

躍之懷南望罔極銑曰盛禮冊尊號之禮謹

上臣琨謹遣左長史右司馬溫嶠主簿臣薛

閻訓臣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

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事關

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碑等頓首頓首死

非死罪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一

首

張士然

翰曰孫盛晉陽春秋云張峻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

氏置守家人表為文詔後之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祀武王入殷而建宋銑

革改也湯伐桀改封夏之後於杞杞春秋征

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向曰晉伐虞而祀

樂毅為燕將伐齊縉王夫一國為一人與先

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

代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濟曰三代

厚也言湯武仁聖不忍絕國乃封相宋是繼絕也傳云代叛刑也柔服德也昔漢

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普祀良曰

韓魏燕趙齊楚也高祖定天下皆存其後使為之祀諸絕祚謂諸公子絕祀者皆祀焉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日

遠及也臨謂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

奪其成而思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

銑曰往齊也言項羽嘗與高祖齊尊而勢力

均平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敗謂哭之葬也向曰葬謂以魯公葬之身若使羽位承前緒

世有若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

規許有後可異齊王曰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

楚廟不廢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日良

言用文德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

館翰曰西戎遠國也序謂有朝聘之次興滅

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

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銑曰言國家與域

之行大道湯武之稱仁是以孫氏雖家失吳

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

服佩青千里向曰孫氏謂皓子弟也祚福也

有為諸侯佩晉印綬當時受恩多有過望日

也千里謂諸侯封疆過望謂也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

愛子及室良曰自葉流根謂吳子孫蒙晉官爵榮先祖也鷓鴣鳥也言此鳥憂

毀其室故詩云寧取我子無國故天稱罔極之

恩聖有網繆之惠微彼桑土網繆戶言此

深也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

臣之疆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

濟神器於甄井銑曰孫堅追諡武烈皇帝也

恭堅先舉義兵破之於陽人地名濟得

也時於洛城南甄井上見有異氣使鹿之得

則神器也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

弱冠承業向曰羣狡謂董卓之徒也往朝謂

長沙桓王也承業招集也百越之勢如鷹鳥飛揚之兒西許

將迎幼主許業陰謀欲襲許以大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漢帝時

亦為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

明矣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

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

葉園陵殘於新采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

開吳謂為吳主也三葉謂堅策權也臣竊悼之

也言陵墓園邑為采新者殘毀也臣竊悼之

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

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

謂二君並宜應書

銑曰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詢自稱

也二君堅策也言

應書其名自申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

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代

已輕向曰言論功勞則嘗效力於漢在德則

征伐不為晉寇也若緣孫若列先賢之數蒙

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

誰不曰宜濟曰裁減表明克能厭足也言

意望足皆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

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積毀掃除孽

龍永以為常良曰平民百

讓中書令表一首

庾元規

翰曰何法盛晉紀云庾亮字元規為中書監上疏肅

祖勳亮言封求昌公監令不同蓋相類也

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

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

已銑曰固陋小也檢操猶節操也中州洛陽

舊邦穎川也使氏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

曜破亡也先臣謂亮父琛為會稽太守庇蔭

也求食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

異常之顧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向曰時福

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也國士謂分義之士中重也婚姻謂

太鳩亮妹為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

浴玄風言因親寵重厚非常之任弱冠二十

也雁纓入仕也言少登頻繁省闈出摠六軍

良日頻數繁多也省闈謂黃門郎散騎侍郎

十餘年閒位超先達越先達之人無勞被遇

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

所宜守銜日言無功而被顧遇無有與臣為

將宜守之臣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

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向日謗毀

猶穢也天子死日登遐言我竊冒榮日復

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惟新

明庶寮咸允康哉之義實存至公而國恩不

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

於陛下后之兄也良日庶衆察官咸皆允信

私也如國恩於臣不巳令臣領中書則非至

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

聖德無私翰日姻婭妻族之親骨肉謂兄弟

姨之親猶可而妻族最涉嫌疑也故云不

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

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
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
東京六姓皆拈姻黨各以平進繼不悉全決
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銑曰言大道既
喪天下之人皆
私厚妻族以爲更無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
抑止后族進用者則宗族危亡七族謂前漢呂
實衛上后官霍許王后也六姓謂後漢鄧馬竇
閻梁何后也言此諸黨以才平進者則決少
敗而今盡敗者則親所厚近謂德懷等后家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
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向曰庶
姓謂與
然且無親者朝無黨援豈非輕薄也至於外戚

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

射居權寵四海側目濟曰憑依也天地喻天
子皇后也四時根援喻

諸地也財淺也淺居權寵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事有不允罪不容

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不足容受也其故何耶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何耶自發問故如是言由婚姻是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之內矣此皆徃代成鑑可爲寒心者也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謂異姓用賢也姻進謂外戚用事也重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謂罪大死刑之中亦

於內矣。征伐謂岳霍等也。以夫萬物之所不

通聖賢因而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

防嫌以明公道。向曰言物有不通達者。聖人

求一才之用。不如防之道。今以臣之才。無如此

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搃兵權。濟曰以臣

也。如此嫌。謂是后兄也。膂。脊也。言中書令以

為天子心膂。搃兵。謂為手。數中領軍也。良曰

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言用

我以招禍未聞其可致也。雖陛下二相明其

愚款。蕭曰二相左右。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

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銑曰。景

能明無私情。故生疑也。夫富貴寵榮。臣所不

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

愈違命。則普臣雖不達何事。皆時違上自貽

患責耶。向曰。愈勝苦憂。貽遺也。言其惡榮能

則憂雖無知何事。違仰覽。殷鑒量已知。救身

不足惜。為國取悔。濟曰。殷厚悔禍也。言厚觀

為國禍。恐是以恫恫。貢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

未垂察諒。憂懼屏營。不知所厝。翰曰。恫恫。誠

屏營。待也。懼懼也。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

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

進

待刑書銑曰今地謂據疑之地連命謂不受

罪以待願陛下垂天地之鑑察臣之愚誠則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向曰天地鑑察日

薦譙元彥表

桓子元

濟曰何廷盛晉書云桓溫字子元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為征西將軍至蜀見譙秀惡李雄之亂逃竄不仕故表薦之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

忠貞之義彰良曰大朴大道也高尚隱逸也

薄之時代則隱逸見骨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

邀之風讓務光務光不受遂自投清冷泉而

以振玄遠之言此可亦有秉心矯跡以彰在三

之節銑曰秉執矯擇敦厚也在三謂父生之

節之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

俗訓民靜一流競向曰謂堯讓許由禹禮伯

訓人不重此以厚人俗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

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平裂

符瑞也言世運無常通之理時有險難之道

圯毀裂分也神州洛陽也丘墟荒殘也諸處

皆賊虜所據晉唯江夷置絕響於中林白

駒無聞於空谷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

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良曰兔置

肅肅之兔置前殺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
而食之詩云皎皎自駒在彼空谷此刺宣王
不能留賢也絕響無聞謂年任之無遺也悼
傷雅正也言古之弃賢謂大雅君子所傷歎
也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銑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魚能吞食
小魚喻李勢也既懸謂梟首而平蜀也言思
布大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
化
虛想王蠋蜀於亡齊之境銑曰平蜀之後搜
之賢人羿不用寒浞殺羿而自立王蠋齊賢
人樂毅代齊欲封之蠋曰忠臣不仕二主生
而無義遂絕脰而死言庶竊聞巴西譙秀植
幾思想此人於亡國之墟竊聞巴西譙秀植
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也肥遯隱逸也
揚舉也渭水濁波喻李勢也言立貞固抱于
隱逸之德在李勢之朝能舉清潔之行抱于

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皇君

也極宸極也遘遇也道消謂君子中華有願

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謂賊所破賢者顧

瞻而哀也詩云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幽谷深

谷喬高也此謂賢者相呼召登仕之意望謂

無此凶命屢招茲威仍逼銑曰凶命謂李勢

以禮招或以威迫身寄虎吻危同朝露向日

而譙秀終不應命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朝露喻危口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

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良庭曰

薛方亦為龔勝王莽時微不就因不食而死

許秀進不悅其言遂不追言雖素綺之樓商洛管

寧之默遼海於南洛山管寧漢末避秦之亂隱

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導之所先崇表殊

節聖哲之上務方今亦合未康豺豕當路遺

黎偷薄義聲不聞也銑曰方比殆近也西土蜀

也德表異行是先聖上賊盜澆競道義之喻亂賊

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言良時日

道義之人以勸免微俗起若秀蒙蒲帛之徵

足以鎮靜積風軌訓鄙俗皆以東帛之徵賢者

以禮徵秀必能鎮其壞風法教薄俗幽遐仰

流九服知化也服諸侯也言皆仰風流而知

化淳

解尚書表一首

殷仲文

翰曰桓道鸞晉陽春秋云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

柯銑曰振動恬安拂擊也言大波動於壑何

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

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林向曰勢弱謂

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於桓玄不能自保

也於理則然於臣是不敢以此喻以與玄親

也昔桓玄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於愚臣罪

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以身徇國迫也徇

營則實深在進不能見人皆被驅迫於已有親

也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齊良不食周粟

死於首陽山言已不能遂乃晏安昏寵叨昧

效之拂衣以謝世不能遂乃晏安昏寵叨昧

偽封貴也叨貪也偽封仲文為東興之朝寵錫

文篡事曾無獨固勸九錫及禪位冊文皆臣

文者謂拒之也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燕

撓教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足撓

判分也言宜加重法以分匡復社稷大弘善

忠正邪僻也裕劉裕也分匡復社稷大弘善

負濟曰匡正也社稷謂假借人性命也於誅桓

抒一裁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三驅之抒禮去

三百網而留二面者言寬仁也謂用三驅既

之入網滿我微命寬縱令人大信順之既

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立維謂不殺也詩

云維之繫之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

謂不解尚書塞鏡曰言此時天子為臣下閉

進退唯力是視塞鏡曰言此時天子為臣下閉

進退唯力是視塞鏡曰言此時天子為臣下閉

以退之理為尚書是以侃俛從事自同令人

向曰侃俛從尚書之任自同善之軍旅亦今

定故俯仰從尚書之任自同善之軍旅亦今

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日

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日

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日

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日

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時更新臣亦胡顏之厚

禮法條章皆舊太平之厚愧之胡何也言何能以忠

可以顯居榮次厚愧之胡何也言何能以忠

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日所職尚書之次謝闕庭

乃心愧慙謹拜表以聞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向日振整揚

水涯於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濟日屆至也洛

懷京威懷謂以威德州名河流端疾道阻且長加

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

長日遠速阻險也伊洛二水名始以今月十

二日次故洛水泛橋中川無改城闕為墟宮

廟隳頽鍾虛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晉舊

都故稱隳頽廢壞也虞鍾格言都邑荒蕪唯

有鍾格虛設官觀之餘盡為田疇而生禾黍

也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

銑日廛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迴見感舊以其

感昔全盛時而目所見者皆痛心焉

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帝武宣帝景帝惠帝

等墳坐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

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文集日

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陵荒

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憤慨

悲感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翦荆棘
脩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良曰繕補也謂
如蕃衛一伏惟聖懷遠慕無慰念曰遠慕謂思
廟交陵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
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銑曰劉

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裕表於天子重贈侍中司徒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

遠尚曰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王化

故司勳秉策在勳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

濟曰司勳官名主錄公勳也休美之德者身沒之後終益著明故尚書左

僕射前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於內

竭謀猷外勳庶政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

道也言內盡謀策之密勿軍國心力俱盡良

道外勤軍旅之事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銑曰登升庸用也

也敷布讚奏揆度翼輔猷道也謂為丹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

局致棟幹之器也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居

以合朝野局曲致至也識方宣讚盛化緝隆

度曲至有棟梁貞幹之器

聖世志績未究遠適悼心皇恩哀述班同三

事濟曰緝先績功先盡悼傷也言未盡其志而死遠近傷心焉哀厚也班同三事謂贈

三司同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良曰生榮死哀人

亦以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義熙曰

晉安帝年號草創初始也外虞既設內難亦

存時屯世故廢有寧歲也外虞既設內難亦

為邊患言屯難多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

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日

初弱賴蒙匡正翼佐也讜善言也溢

密謀潛慮惟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潛慮謂有帷幄之算造膝謂近天子納諫言

也說辭謂人問則詭對之莫見其際謂隱而

不見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

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良曰言隔別皇朝其

多也一紀十二年言陳出征入輔幸不辱命

徵夫入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翰曰言穆

相皆不辱君命也徵無也言履謙居寡守之

彌固欲銑之道履守之彌益堅固寡每議及封爵

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日

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爲社天子建諸侯以撫事

永念胡寧可昧諱宜加贈正司追甄士宇

建十九 四十六

胡何也言據此事有可勝而不言也謂者宋
 公意也正司謂正為三公也豎表也謂表其
 所居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
 秩於善人良曰使烈業泥滅賚賜也秩祿
 善人臣契閣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
 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既啓上合請付
 外詳議翰曰契閣勤苦也屯難夷傷也觀終
 為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
 獻其懷抱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議
 為齊明皇帝作相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一首
 任彥升
 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六
 以帝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

受後廢帝自立

臣公言彼臺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長史錄尚書事封
 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入臣
 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
 降家人之慈向日篤厚也猶子謂高祖兄世
 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濟曰世祖高
 猶平人也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邁言大漸
 兄弟親之也武皇大漸實奉話邁言大漸
 言病進將死也話善言也雖自見之明庸近
 也謂屬後事以輔政也雖自見之明庸近
 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庸人近暗此事愚夫

自謂也。一。至。猶。偏。識。也。言。我。偏。實。不。忍。自。固。

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王几之側銑曰綴衣王

忍固違拒此時受託之言不遂荷顧託導揚

末命也向曰荷負也導引揚明雖嗣君奔常獲

罪宣德濟曰嗣君鬱林王也奔常謂王室不

造職臣之由子良曰造成功是我之罪也何者親

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

昌邑爭臣之譏翰曰漢東牟侯興居惠王子

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昌邑王

不實無道以太后命發賀賀曰天子有爭臣

問言何因由我正以我與親任與彼同令空

懷此無教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

訓誓在耳銑曰言四海間廢王皆歸咎責於

於耳未離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

其咎向曰言家者語其親言國者謂天下

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

待旦濟曰肅虔皆敬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也武

而泣圖謀也無聲也寧容復徽榮於家恥晏安於

國危良曰微也寧容復徽榮於家恥晏安於

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銑曰驃騎

在三司上神州謂揚州也儀刑謂天尚書古

下儀飾刑表也列岳謂此於諸侯

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向曰今之尚書古稱

計也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且虛飾寵章此等官當用賢言已不稱也

成德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侯曰寵章謂封

知不可誰以為得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

沒同歸毀譽一貫良曰言命有可輕如鴻毛

主其命如鴻毛矣貫事也言今辭一官不減

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

飾讓是同日黷汚經法也同體為已與國親至

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

隕越為期不敢聞命銑曰均同匡正隕沙

天下千室謂諸侯之封也近甸謂宣城去都

近言今使用管仲而為侯光其所居令大有

全圖雖則沒隆而亦願曲留降鑿即垂順許

鉅平之懇誠彌固永昌之丹慊苦獲申

許所請也晉羊枯封鉅平武帝受禪加開

府儀同三司枯讓不受更亮破沈充功封求

昌縣開國公固讓不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

裕濟曰綽寬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

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日

者且也且以我情淺近易服察然我匹夫謹

之志難奪也以弘大酌度也屏營猶驚惶也

附某官某甲表表以聞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翰曰雲與梁武

同事竟陵王情義親密及梁武之即位用為吏部尚書兼封侯以為太重故不敢受

臣雲言彼尚書台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宵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

顏無措謝中臣素門凡流輪翽無取銑曰素本

運之功翽謂輔翼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反古

之用言我無此能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反古

日中庸謂中常之人狂狷猶固當鑽厲求學

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濟曰鑽

謂難刻文章也東方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成無就負書燕魏空彈菽粟躡僑脚齊楚徒

知負賤良曰蘇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國也

志不得則授履而適楚安往既而分虎出守

以囊彼見嗤持斧作牧以意意故以興謗翰

漢儀郡國銅虎符囊衣袋也嗤笑也持斧謂

諸侯有功湯以斧鉞得專征伐也王吉為益

州刺史好事車馬衣服及去職不過囊衣而

已馬接為交趾太守出意政可治瘴氣遂取

一車將還時人為始興太守而解落也赭衣

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銑

古得罪之人皆著赭衣虜獲也言為執法者

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也并百年上壽既

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莫欲

以安歸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壽矣亂離東昏侯作亂也閑門荒郊再離寒暑

瘼病也安歸不仕也齊曰野外曰郊離也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

經也寒暑冬夏也關外一區悵望鍾阜良曰阜澤也控引也帶

齊門外也一區謂雲宅鍾阜鍾山雖室無趙女而門多

悵望失志貌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艾燔枯此焉

自足翰曰趙女歌舞妓也好事謂相知者疎廣得賜金歸與鄉人曰同歡娛言我祿

則微薄賜金然歡娛同之菱也可以籍坐也枯乾魚陛下應期萬世

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銑曰陛下謂也謂應萬代千年之聖也武王有臣三千淮

也謂應萬代千年之聖也武王有臣三千淮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津也景影

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德沉首在頽輿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

附於身亦猶武王矣臣疊等離心功慙同

謂己為齊臣武王有臣同心同德言不能為

梁立功故慙之降者泥首輿棺以歸命也草

面也言泥猶在而棺猶未毀締結構成也草

昧謂初也叨貪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

天功天子之功也器大名一朝摠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

之事與歌謠皆歸於梁武所望亦同一人之

例爾器謂珪璋也摠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

也躬身臻至此大官政當以接開白水列宅

舊艷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良曰吳漢與

水鄉盧維與高祖同居艷邑雲與梁武同居止

相近故云也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

韓子合錢買鹽令從餽以給諸公之費俯拾

得臣雲謝中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

在帝猶難替銑曰銓衡所以平輕重關猶存也

難言吏部之任難遠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

俗所歸唯稱許郭所稱者推許劭郭林宗能

超拔之士拔十得五尚曰比肩拔擢十人而

得五人亦可以有志自勵不亦可乎淳于覽

比肩今一朝見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

機輓教顧無足算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

無足稱數也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中

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翰曰毛玠魏尚

方清正之士山濤晉吏部尚書亦取正直

季陵遲官方淆亂銑曰季末也陵遲零落也

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謂無綱紀也漢靈帝時

太石臨西園賣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

足之歎濟曰金章印也筭謂盛衣器華貂侍

滿籍尚不可長又曰貂不足狗尾草創惟始

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存良曰創造當

存改敵風天子南面恭己而已選任賢能責成於此尚書豈宜妄加寵私

以乏羊事附蠶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

受交失王翰曰言不可私恩而加尊寵闕之

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於近世侯者功緒參

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銑曰緒業也參

留守關中常以食給漢王即位封鄴侯也寇

即位封雍奴侯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向

皆言有功而封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向

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吾不如子

房可封留侯光武即位拜鄧禹為前將軍詔

人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或與時抑揚或隱名

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

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曰

漢叔孫通以揖揚禮教拜授嗣君後漢吳漢

為將帝使人視之方見作攻具帝曰善人意

隱若敵國曹參有野戰之功封平陽侯卓茂

封上蔡侯曹參有野戰之功封平陽侯卓茂

為密令蝗蟲不入境光武即位慕盛德封德

侯桓榮為明帝師拜尚書明帝外戚樊氏郭

氏馬氏四姓封為小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

臣之所附唯在息澤良曰漢元后弟王崇譚

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云非舊

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勳但以恩澤而封侯言

我今封此既義異疇庸實榮乘儒者雖小人貪

幸豈獨無心輸曰疇庸功也言我無功可

愧於心者哉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

貴易農而仕銑曰諸生書生也素謂朴素之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

裁元凱任止牧伯向曰玄平范雲高祖之父

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多士衆士裁淺也

元凱八元八凱皆堯之賢臣也言遠祖之任

而巳牧伯謂刺史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

富者義所乏非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濟曰

也高尚不仕也富義謂富於道也所乏非時

言當太平之時東朝謂經任宋太子諮議郎

所居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

學之老博士爾今茲首夏將亞冢司良曰先

祖隱逸之志將庶無離千秋之一日九遷苟矣

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翰曰車千

即論侯太子事一日起九級至大鴻臚荀爽

間董卓輔政逃避吏持之急不得去行至宛

陵徵為光祿勳已而又拜司空從徵時及發

合司經九十五日言此二人之徒不足比於

也我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

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銑曰言雖無識好

損國弃身亦知不可故陛下不棄管奸蒯

不致欺冒而進達也陛下不棄管奸蒯

愛同絲麻也向曰管蒯草名可以為索雲自喻

同也絲麻也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

無復貳辭濟曰平生言謂與帝相知之時有

辭請將不後矜臣所之特迴寵命則彛章載

平生之言也矜臣所之特迴寵命則彛章載

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後不容詣省不任荷懼
之至謹奉表以聞良曰乞請也言哀我所請
和穆也微物蓋雲自
謂也免謂免各責也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州刺史齊建武初

有詔舉士故以此表薦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濟曰任助

作表故本集云王言撰集者因隨舊文而錄
之言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上垂衣
為逸樂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也通壤引川則
能者安任賢用伏惟陛下道隱疏績信克符
龍則亂者理用伏惟陛下道隱疏績信克符
龍則亂者理用伏惟陛下道隱疏績信克符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良曰文帝乘六飛則

是為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非白駒空谷振鷺

在庭而翰曰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

謂之士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

子如龍之隱也卜祝謂嚴君平也藏器謂伊

洽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

家備得酒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

公言恐有賢同此隱者故有詔舉

於一孤諒求味於燕采濟曰製裘非一孤之

論為國者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信資賢理工官也詢問也九工謂九官謂六
府三事之官言天子倦以聲聽故問於九官

寢義廟堂借聽輿卓輿日廟堂謂貴臣輿卓

議借聽微臣位任隆重義善家邦實欲使名

實不違微倖路絕銳日任重謂始安王揚州

材而絕微倖微倖猶苟且也實勢門上品猶當

格以清談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猶舉之英

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濟日僚官也言英俊

陋而不用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

一字思暕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日七葉謂

至暕父曇首凡七代冠冕不絕也神清氣茂允

迪中和翰日迪蹈也言神清氣茂叔寶理遣之談

彥輔名教之樂銳日補玠字叔寶善談玄理

俱有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向日暉映可

為人之居無塵雜家有賜書濟日塵雜謂塵

儀則此言暕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通人曠物

家亦有言暕言幽玄言近曠遠也言文章清妙屬

疎道親言幽玄言近曠遠也言文章清妙屬

素丘園台階虛位翰日素朴也台三台星主

則虛三庠序公朝萬夫傾首銑日言使此入

公之位位庠序公朝萬夫傾首銑日言使此入

則萬人皆傾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

哉向日荀顛字景清太尉或之子高祖輔政

李公矣言暕繼祖父之德亦如是復有前晉安

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

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謂意趣

也恬靜敏達也言棲意儉約思至靜至乃集

螢映雪編蒲緝柳良曰車武子勤學貧無燈

截蒲寫書孫敬以映之溫舒少貧牧羊澤中常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正翰曰言古人行甘泉

遺儀南宮故事銑曰胡廣作天子出行南宮

泉鹵簿鄭弘為尚書令所有捕畫地成圖

益王政者著之南宮為故事捕鳥九還霍光

掌可述向曰張千秋為中郎擊鳥九還霍光

亡失地掌謂擊手也豈直魁廷鼠有必對之

辯竹書無落簡之誤齊曰會靈臺得鼠如

豹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詔問

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使案之如攸言賜鼎

百匹人莫能識司空張華以問東晉曰此明帝

顯節陵中策賾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

對不休質疑斯在良曰言賾進益於俗多僧

也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翰曰東序講

奇珍也瑚璉黍稷器也言誠言以人廢而才

實世資銑曰信有以言而廢人其臨表悚戰

猶懼未死不任下情為褚諮議秦代兄襲封表

向曰秦南康郡公褚淵

子少出外繼有庶兄賁襲爵纂既長
大賁上表請歸封於纂天子許焉而
讓於賁也

臣纂言一昨彼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

奔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敷蔭光

錫土宇臣賁載世以家允膺長德齊曰司徒

邦教也勲功錫賜也土宇謂南康郡也卿大

夫辦家允信膺當也言兄賁信當年長而復

有德所以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良曰言兄

可承家業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賁有止足

如脫屣履所封郡遂乃遠謀推恩近萃庸薄能

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翰曰

也言推此恩疎遠而誤萃聚也庸薄自謂也

己執匹夫之心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納

志終無二心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納

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始侯麻終劫家

傳曰我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

不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也丁繼王莽末

以爲穎陽尉降先武封為陵陽侯繼卒子鴻

當嗣上書護於弟爭不愛遂於東海為伴此

後同門生總護於弟爭不愛遂於東海為伴此

承在昔理絕終夫永惟情事觸目崩隕向日

謂父也大宗謂伯父宗絕緒謂無嗣也纂繼

思此情觸目美若徒竟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

則心提鑒美若徒竟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

之節子臧曰吳季札封延陵有高讓之風聖

節子臧曰吳季札封延陵有高讓之風聖

節子臧曰吳季札封延陵有高讓之風聖

節子臧曰吳季札封延陵有高讓之風聖

節子臧曰吳季札封延陵有高讓之風聖

節子臧曰吳季札封延陵有高讓之風聖

節子臧曰吳季札封延陵有高讓之風聖

節次守節君義是廢德舉豈曰能賢良曰
大司馬孔文而屬人焉對曰君臣願
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君
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陛下察其丹款特賜
日能賢業引此以存讓陛下察其丹款特賜
停絕不然投身草澤奇遂愚誠爾翰不襲封
也若不見免當投不任丹燠之至謹詣闕拜
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微烈既絕故老
之只必資不刊之書則也言風教道美烈業刊

者其美業故老既沒必資於而藏諸名山則
銘記不可刪除故云不刊也

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諸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山谷移易置

也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

紀於沂川之側

王沂水之測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

于夏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是崇師退居西尊

至之情致之於堯禹

也文故精廬宏啓必窮傳勒之盛君長一城

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古孕育伊顏

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
宰之美猶尚刊勒碑頌况竟陵王有周公召
德而不立錄記也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
其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
其人濟曰社稷之臣主在共理其事主亡則
尊也然尊主配天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
則與周公同功也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
出善謂為刺史也入守謂為司徒也進思
以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
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兄翰曰五教謂父子倫義母慈
度也百事著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
皆有其序度也百事著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
業述作之義藝道藝也述作謂著文章以述

明聖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稱焉向曰
之義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稱焉言小

才能之人非大道兼濟之事且獨樂人之云

亡忽移歲序鳴鴉東徙松檟成行濟曰周公

帝亦嫌焉故假鳴鴉之東徙以喻焉松檟木

名言成行者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良曰竟陵

為開府也三藩謂會稽太人蓄油素家懷鈔

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翰

蓄積也油素綃也鈔粉筆也所以理書也景

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言藩府士女皆積懷

空然思慕願欲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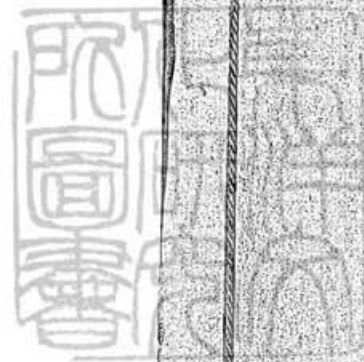
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

駿也北陵謂竟陵南浦迎喪處
 既由逢前施實抑
 也北陵謂竟陵南浦迎喪處
 見後澤儻驗社預出峴之言庶存馬駿必拜
 之感者謂前施謂先許送葬也
 也觀幸也後澤
 作碑叙平吳之功立於峴山扶風王司馬駿
 都督涼州諸軍事後惠吏人為立碑長若
 見之無不拜也言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其人之遺愛如此言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文選卷第十九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